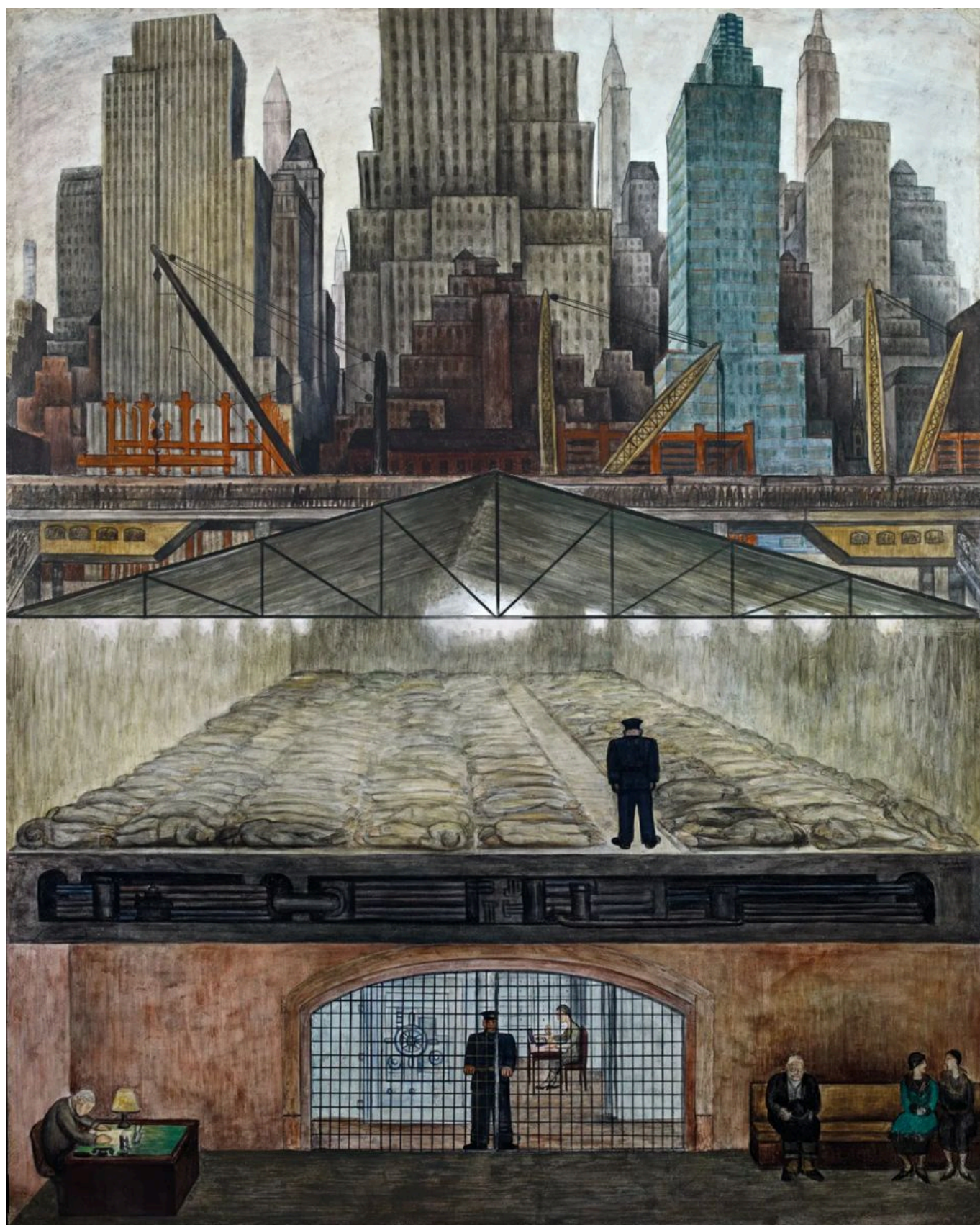


## 2022年第25期新闻稿：我们需要建造未来的大厦



《冻结的资产》迭戈·里维拉（墨西哥）作于1931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22年4月，联合国设立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应对小组（Global Crisis Response Group on Food, Energy, and Finance），负责跟踪粮食通胀、燃油通胀、金融困境这三大危机。应对小组于2022年6月8日发布第二份**简报**，表示自新冠全球疫情爆发两年来：

世界经济处于脆弱状态。如今，60%的劳动者实际收入低于疫情前水平；60%的最贫穷国家处于或极有可能面临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每年的社会保障缺口高达1.2万亿美元；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每年所需资金达到史无前例的4.3万亿美元。

这是对当前全球危局极为合理的描述，而且情况可能将恶化。

根据联合国全球危机应对小组的统计，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已减少了在全球疫情期间提供的救济资金。报告表示：“如不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安全网络进行充分扩展，发展中国家面临饥饿的贫穷家庭或将减少相关医疗支出；因新冠疫情暂时离校的学生或将被长期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小农户、小企业主或将因能源费提高而歇业。”





《乌西利亚》雷纳托·古图索（意大利）作于1974年

世界银行**报告**称，至少到2024年底，粮食、燃料价格将维持极高水平。随着小麦、油菜籽价格上涨，全球各地（包括富裕国家）均有工薪家庭开始减少餐食次数的报道。粮食紧张形势使得联合国秘书长普惠金融特别代表（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s Special Advocate for Inclusive Finance for Development）、荷兰王后马克西玛**预计**，许多家庭每天将只吃一餐；她表示这在全世界都“将导致更多不稳定因素”。世界经济论坛进一步**表示**，如考虑抵押贷款利率增加以及工资不足，我们正处于一场“完美风暴”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5月底**表示**“前景更加黯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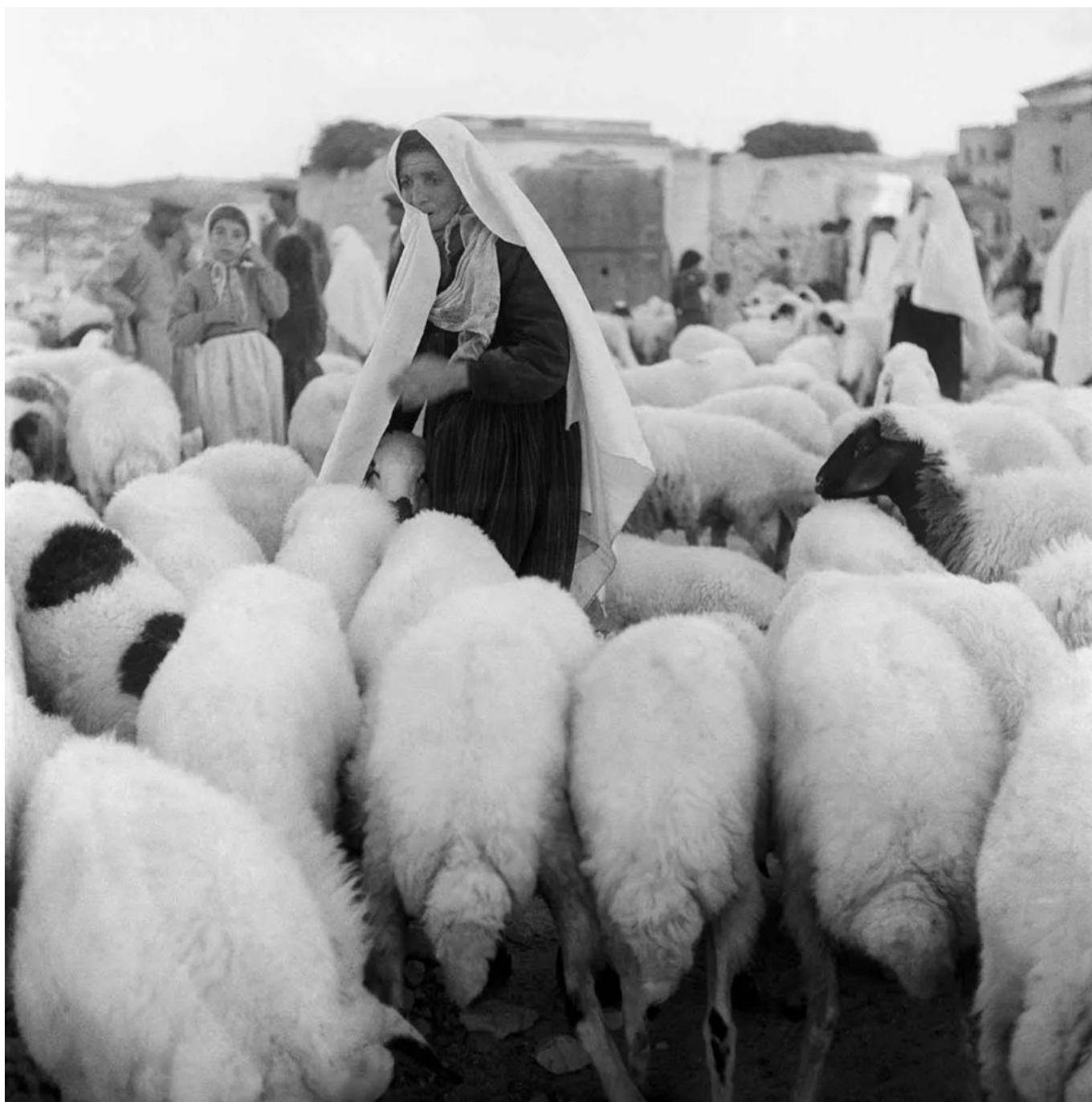




《咖啡豆收割者》坎迪多·波蒂纳里（巴西）作于1935年

这些预测出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等全球权威机构的中心人物、甚至一位王后之口。他们虽然都承认这次危机具有全局性，却不愿坦承其潜在的经济过程，甚至不愿意给当下形势取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全球投资机构凯雷集团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坦**谈到，他在卡特政府中任职时，当时的通胀顾问**阿尔弗雷德·卡恩**告诫他们不要使用“衰退”（recession）一词，说会“让人恐慌”，建议用“香蕉”（banana）作指代。套用这个思路，鲁宾斯坦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表示：“我不认为目前已经进入香蕉，但离香蕉也不算远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迈克尔·罗伯茨**并不用“香蕉”之类词语掩耳盗铃。罗伯茨一直在研究全球资本平均利润率，他表示这一比率自1997年以来在持续下降，偶有微幅回升。这一趋势因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崩溃乃至2008年经济大衰退而更加恶化。他认为，自那时起，世界经济就深陷“**长期萧条**”，资本利润率在新冠疫情前夕的2019年达到历史最低水平。



《母亲》 伊尔迪兹·莫兰（土耳其）作于1956年

罗伯茨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利润驱动投资，因此盈利能力下降导致生产性投资增长缓慢。”正如罗伯茨所言，资本主义机构已经从生产活动的投资**转向**了“股票债券市场、加密货币的梦幻世界”。顺便提一句，加密货币市场今年已**狂跌**超50%。全球北方的利润缩水促使资本家去全球南方**追逐**利润，**打压**任何威胁其金融、政治霸权的国家（尤其是中俄两国），必要时甚至会诉诸武力。

通胀来势汹汹，但通胀仅是一个深层问题的症状，而非原因。问题不仅仅是乌克兰战争或是疫情，更是一个已被数据证实却在媒体发布会上被否认的事实：深陷长期萧条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自我修复。



今年早些时候，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将发布由经济学家桑古尔·萨夫兰、艾哈迈德·托纳克撰写的有关危机理论的第4期笔记，文章将十分鲜明地确立这些观点。



《无题》 阿布迪亚（科特迪瓦）作于2013年

如今，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出发点是假设任何解决经济危机（比如通胀危机）的做法都不得“令食利者失望”，这是凯恩斯在1923年所写的原话。富有债权人和主要资本主义机构控制着全球北方的政策方向，以确保其资金价值（少数人拥有的数万亿美元）安全无虞。正如凯恩斯在近一百年前所写，不能令他们失望。

美国、欧元区推行的抗通胀政策不会减轻这些国家劳动人民的负担，当然更不用说负债累累的全球南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承认其货币政策“将导致一些痛苦”，但受苦的并不是所有人。亚马逊的贝索斯则更为诚实，发推说“通胀就像是一种累退税，伤害的主要是最不富裕的人。”北大西洋地区的利率持续上涨，该地区普通人获得金钱的代价昂贵得多，而全球南方也几乎不可能以美元借款偿还国家债务。提高利率、收紧劳动力市场是对劳动阶级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打击。

全球北方各国政府发动的阶级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另有一些可行的策略，比如以下几点：

1. 对全球富人征税。全世界亿万富豪有2668人，身价总计7万亿美元，但他们隐匿在非法避税港的资金高达40万亿美元。这些财富可用于利于社会的事业。乐施会指出，排名前10的顶级富豪拥有的财富

超过了31亿人（占全球人口40%）的财富总和。

2. 对大企业征税。它们的利润**上涨**超乎想象。美国公司**利润**上升37%，远高于通胀、薪资上涨率。知名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士丹利美国首席经济学家艾伦·赞特纳**认为**，在这次长期萧条期间，美国工人阶级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份额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下降。她**呼吁**回归较为公平的利润-工资平衡。
3. 利用这一社会财富提高社会性开支，比如解决饥饿、清除文盲、建立医疗卫生体系以及零碳公共交通等的资金。
4. 对粮食、化肥、燃料、药品等特别推高通胀的商品设立**价格管控**。





著名的巴巴多斯作家乔治·拉明（1927-2022年）最近离开了我们。拉明在他1966年的文章《西印度人民》中说：“我们未来的大厦非但没有完成，连脚手架都没有搭起来。”这位远见卓识的强者发出了如此强烈的感叹，他希望在西印度群岛、加勒比的故乡能改变为一个自立自主、能为人民排忧解难的地方。这没有成为现实。奇怪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格奥尔基耶娃却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句话，呼吁该地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格奥尔基耶娃和她的同事大概没有读完拉明讲话的全文，因为下面这段话在现在和在1966年一样发人深省：

我相信，在这个大厅里有一群让人敬畏的经济学家。他们教授生存统计学，他们预测和警示自由的相对价格……（我）想请大家记住一个巴巴多斯普通工人的故事。当另一个大概十年没见的西印度人问他“情况如何？”时，他回答说：“草地是绿的，但他们用一根短绳绑着我。”

热忱的

Vijay